經鉏堂雜誌

宋　倪思　撰

力量

力有强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人力能負百斤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若干能負五十斤者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敢貪百斤之直今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者以錢僦僦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半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僦直而唯五十斛之

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之士夫夫不量其才德之所任而唯高爵重祿之貪可乎

有無得失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具矣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深悟與理得而不喜失而不戚昧者惟志於得得則喜失則戚悲喜相尋為物所使不亦大惑乎試以小事喻之今有舉子方其未應舉也初未嘗有意為名忽焉發薦喜不自勝及赴省闈而遭黜落則向來之喜轉為

大感殊不思向未發薦與今遣黜時一也半歲之間一喜一戚彼其儕類之未嘗發薦未嘗到省者初未嘗有喜戚也戚自喜生不喜何戚人能於得志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其失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閑居

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体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位偪窄臭氣薰襲正使達

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請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於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岸巾衩袒裙靸從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遥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剖芡剖瓜雪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為樂殆

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藕可食乎曰雖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剛制

酒誥言剛制于酒豈獨酒哉凡嗜慾之好皆當剛制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為情欲所勝安能制之

不違未必不為福

介甫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馴致禍亂使其當時高卧不起安得有此故曰不違者未必不為福也

爕理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過則傷和非善爕理者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少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爕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

之情不順則傷和非善爕理閨門不能和也若夫爕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簡易

君子之道甚簡且易但循理而行非理即止去其害理者而已豈不簡且易乎

自脩

人或毁巳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巳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巳無可毁之行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怒欲以惡聲報之惡聲加人人復報之其毀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人若遭毀之時能以此反去聖人不遠矣

動植

凡天下之動物不植凡天下之植物不動兼動與植者其唯人乎故曰人為貴而動植皆賴焉

獲寶

深山有寳焉無心於寳者得之求寳者息其得寳不知

其究然意謂此地皆實日操畚鍤採山斫掘用心雖不勤用力非不勞而終不得實矣此無他彼以偶然為可常也若是者世豈不謂之愚乎

守令

州縣吏莫難於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蓋獄訟親決吏不得而干與則絕其衣食之源一也庭無留事吏不得而屈滯則絕其衣食之源二也倉庫出入不容滲漏則絕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稅正椎不容多取則絕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為守

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人之去凡可以擠誘之者無不為矣又吏在官府凡官府之事易以撰飾誘出其口令易信之其次則寮吏也寮宦之中十公老弟廉彼若得長吏不廉則可與俱濁故其疾廉者尤甚其次則寄居大姓寄居大姓豪奪武斷以此立門庭與小民爭不問曲直必欲取勝廉介公正之人豈畏强禦摧理斷决所謂豪奪武斷者不自退省乃以為守令見治其怨必深又凡守令必與叙定曲直辭者小民不能延譽曲者大家小則興謗大則搖撼其次

歷吏以一州計之一歲之間舉削不過一兩紙而求者數人皆挾有力者宛轉廉介公正者舉人以公被舉者未必感恩而見遺者必據怨不獨其人怨其與之作書者皆是權貴求而不得怨怒若何其次游客游客經過不滿所欲便生詈誹游客猶可術士尤甚凡此數端交致其毀豈有全人乎此廉介公正之士所以常遭詆斥而廉介公正之士亦自有以招之蓋自恃其無他往往亦有不周旋委曲者殊不知世態多端直情徑行有所不可故曰亦自有以招之也

善惡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決不可不為惡決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末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

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
駁繳者非公論為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
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
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
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因蜀郡乞賑
濟而請覆實夜夢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已而果然盖
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
餓死不知其幾此其害可以類推矣於居官為善亦
然今有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

一縣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
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
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
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
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
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
橋事死者曰其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
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
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此其利亦可以類

稚矣書此以爲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恚辯

被謗而恚遭誣而辯人之常情也然徒自恚爾不以恚而免謗徒自辯爾不以辯而息誣故釋氏貴於忍辱或問文中子止謗對曰不爭明此理也

利名

世之爲善者非爲利即爲名爲利卑矣爲名差勝然其爲有心一也爲善而有心是賈販之道耳曷足貴哉

無益

墮甑不顧知其顧之無益也世事之類墮甑者多矣人未有不顧者雖顧之卒無益唯明者知其無益是以不以芥蔕胸次也

報應

或謂善惡報應甚遠是不然可謂甚速人弗思耳對人以禮人亦以禮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之為一善事心地即為泰然為一不善事愧赧即顏汗豈非報應甚速者乎然則人何苦而不為善反為

轉移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其為不足一也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孳孳為不善者跖之徒其為孳孳一也善不善舜跖相去其初無幾特在轉移之間耳

謗誣

謗之為言傍也其毁人也必有所緣或因小以為大或轉長而為非誣之為言無也其毁人也鑿空架虛

以無為有是故賢者遭謗猶可自反曰彼之能為此謗也非無因也至於遭誣直是橫逆無可追咎任之而已

順境逆境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松柏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與之稍以拯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遽授以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所以必先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他日設施下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其人非獨如孟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日在其人之下者之利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身在己而已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然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鶴雛蟬

人之所以為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衣雖有牝牡而各營其家能自

穴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窟處巢居又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為仙禽風格高清而乃為人共耳目之翫正坐豕羶腥耳至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豕羶腥龜不堪卜蟬喑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浮屠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縱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不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蹈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

人飲酒食肉於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佛法以營口食恣意為非略不知避忌反欺高談者曰吾食肉飲酒吾與婦人私人皆知之秉衷誠實不效汝等輩口說禪而欺人以自高也嗟乎前之高談者信無實行矣猶知有愧恥後之無所不為者信無欺偽矣然公為惡而略無忌憚較之二者後有甚焉然則欲革兩者之弊則如之何曰守戒律之僧乎若守戒律之僧則前兩輩皆可治若無戒律之僧是以五十步哄百步者其誰服之

田轉

以愛子之心愛父以愛妻之心愛毋以營私之心營公是謂田轉古人風俗醇厚不過擴充其善心而已今人風俗薄惡直當田轉其私意可也

知非

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淵明覺今是而昨非學問日進見識日高置其前非而今是也彼其遂非不知者蓋異未嘗省已不力於學問者也

昔非今是

何謂昔非今是向者辯今者訥向者躁今者靜向者多事今者省事向者易怒今者忍辱向者貪今者廉向者多欲今者寡欲向者多怨今者多咎凡此皆昔非今是也以此驗之可以知學力也

佚我以老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競是不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以取困辱豈非逆天乎

明日愁來明日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達者之言也愁本無益愁来而愁在知道者觀之以為不達況未應愁而先愁乎然則事不預愁非隨孟浪乎曰不然聖賢於其所當憂者固已致力於其先已致力於其先而卒無可奈何者則付之天理不復憂矣憂雖在前憂其可憂及其臨事竟復何憂

人生享用

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疋若酒食雜費歲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闕

其餘盡為他人若時時以此報答亦幾不為他人造業自已受報也

人為貴

人之性自浩刼與天地同人之形自有人類一氣流轉至今亦與天地同人之性與仙佛同不失其性可以至於仙佛人之形亦與仙佛同無少異者故曰人為貴不可不自愛重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

米黻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也

干謁

里有善干謁者徒手而出滿載而歸里人無不羨之識者咲曰是安足羨人生財物各有分量吾鄉安坐不出享貲産者何限如彼人者天以其分所當得散在千里之外必使奔走道路搖尾乞憐乃始得之與夫安坐不出享貲産者相去遠矣此乃可憫何足羨哉其言有理故誌之

愛賢

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爲子與讀書齋名

飢來喫飯

飢来喫飯困来眠此天理也飢不喫飯而以酒炙奪之困不眠而以思慮奪之未有不喪生者

三教

釋存不昧之靈老存不老之形儒存不朽之名皆以積功累行而成者也

儉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枉了煩惱

世間不如意者動輙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有益

凡人舉措先須畧思非有益於人則有益於巳二者

了無所益則勿爲也

待時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之時老之將至柰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閻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徇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共業　　　　　摹仝

楞嚴經有衆生共業如長平之戰四十萬人俱被坑巢湖之陷一邑之人皆為魚鱉豈非共業乎遺世

之變爭地以戰殺人盈城雖有才智權非出已為衆所累難以獨免是謂共業無可柰何也

鸂鶒

鸂鶒一對籠養甚馴閱其久開縱之池聞乍得清波游泳撲漉甚適野性自是遂不可得而復取無幾何為野貍所食向使只在籠閒雖困拘係未必為物所傷然則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因又推世之無拘檢而縱意自適者雖快意一時未必不有禍也

勞苦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此言有理也

老成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蓋不老不成絲鬢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干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歎淹滯可乎

天理人事

君子小人皆言天理人事君子盡人事以為善至無可柰何則曰天也小人盡人力以為惡至或有諫止則曰我不有命在天君子之與小人其言天人則同而善惡頓殊君子樂天者也小人恃天者也

正理

天下有正理正理其常非正理者其變也勤儉以興家正理也世固有不勤不儉而家亦興者變也仁德而享年正理也世固有窮凶極惡而眉壽者變也寡欲而康彊正理也世固有留意聲色而無疾變也慱

學能文而登科正理也世固有文學未成偶得名第者變也訓教子弟而成立正理也世固有不深訓教而子弟自成者變也君子循其常故無悔小人指其變者而信之此所以常行險以徼幸也要之常者十居八九變者特其一二以一二之變而不信其常亦惑矣

經鉏堂雜誌卷三終

經鉏堂雜誌卷四

宋　雲川倪思正父

仕學

古之仕者其素所學與今人大異古人為事業今人為利祿古人為天下今人為子孫其素志既已大異故其致進退出處之間亦大異也

反以為害

餌金石以求長生反以喪生受賊賂以求富貴反以敗家可以言智乎

筵宴三感

今夫筵宴以酒十行為率酒先三行少憩（俗謂之歇坐）或奕棋或縱步或欵語已乃復次則有終日之歡若一盃纔畢一盃繼進須臾之間宴告終矣賓主皆無意味人情不得欵曲余於是乎有感一也三盃亦散五盃亦散十盃亦散極至於百盃亦散諺曰未有不散之筵余於是乎有感二也凡招客者必以其類赴集有必先問同招者誰儻皆善類賓主皆安忽有一非類者廁其間是為主不審之過客則終席不樂苟其

甚則托辭以避矣余於是乎有感三也

龍雲木火

龍噓成雲雲興而龍益神木鑽出火火生而木以焚舉賢於朝教子以善後必為巳益如龍之於雲也舉不肖於朝教子以不善後反以自害如木之鑽火也

知行

知之在先行之在後必先知而後行苟不先知行之雖力非為無益而又害之矣譬之適燕先知其在北首而行則燕可至若南轅而欲適燕雖窮日之力

碣蹶而趨燕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且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人雖渴甚而不飲鴆知其飲之必殺人故也惟先知而後行既行而益知益知而行如登高山既登其中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故吾儒以聖人為先知先覺而佛為大覺皆以知為止也

寬作程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祇兩日看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途計程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預防追咎

凡事預防則益追咎果何益人不預防而多追咎是顛倒也非為自巳為然若諉人者尤不可不知此理

節用廉取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

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至哉斯言錄之時以自省且以示後

言一而喜怒之情異

言本一也和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怒譏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其聲而告之則聞者必爲之動矣

閑

尋思百計不如閑未老得閑方是閑又得浮生半日

閒皆昔賢欲閒而不能羨閒而未遂者閒豈易得哉然古人制字閒適與防閑之字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閒雖不至如小人之無所不爲然亦多恣意於聲色盃酒者是以貴於以禮防閑也

絕慾

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居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健夜書細字三

賢難老皆以絶慾早故効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生者可不以為法乎

技成而無所用之

莊子言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之世之學成而無所用者何止一事如學辭啇而為澀辭艷語雖工而反得輕薄之名好聲色而學房中之術雖精而反得傷生之病以至樂藝擊鞠諸譁之類皆技成而無所用之也

貧富先後

人生六七十年間終始富足者無幾終始貧賤者罕多其在中等之人或先富而後貧或先貧而後富或先後富而中貧或先後貧而中富大抵自貧而富漸入佳境自富而貧無非惡況與其晚年而流落不如早年之艱苦然則後生小子少居貧賤未必不為福先貧後富勝於終始享富之人蓋以先貧故知富之有味若其終始享富自以為當然雖處富而不知富之為樂也

深愛

父母笞怒子弟子弟不以為怨他人亦不以父母為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父母笞怒子弟之意歟乃是深愛非為少恩

竹

竹如君子自其為鞭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者至於霜竹風稍雨葉愈覩之不厭真類君子矣

簡出

虎人望而畏之者豈特以爪牙之利哉謂其深居簡出也若使日日在外人且狎而翫之矣

花無十日

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常理

為善而福為惡而禍位高必顯滿盈必覆物理之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不可以為常人不信其常而舉其變者以為說以自沮其為善之心可乎

止法

飲以醉為止食以飽為止一盃竟醉與百盃而醉者

一也半盂而飽與斗米而飽者一也而能飲百盃者笑一盃而醉者之無能能飯斗米者笑半盂而飽者之無能殊不知一盂而飽一盃而醉者居貧易辦彼其饞啖能飲者不以饔飧為苦而反咲少飲食者之無能豈非倒置乎

事權情味則一

自僉書至樞使自權置至內相自臺察至中丞自運判至都運自前宰執與庶官知刑所謂事權則一也宰執與庶官奉祠宰執與庶官致仕宰執與庶官嚴

歸情味則一也

拙以自晦

鮑照爲燕辭累句人以爲才退王僧虔晚年用拙筆作字皆善以拙自晦者也

四端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君子必具此四端小人皆無有一焉何者小人毋懷不卹是謂無惻隱不知廉耻是謂無羞惡奔趨權利是謂無辭讓

始則不問是非甚則顛倒是非是謂無是非此四端者一端有三惡必輕一端盡亡三端皆亡四端盡亡此其所以爲真小人也

酌中

郉昊容仕不過六百石諸葛孔明遺子孫有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皆酌中之道蓋位髙有危殆之咎多財反爲財所累而貪賤甚者又不堪其憂故曰莫若酌中

有一物添一累

而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蔬菓兒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書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觀書乎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不問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以之治天下以之齊家以之脩身大而為名小而為利無不得所欲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閑冷

閑居冷落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者嘆閑居之冷落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

受人之饋必當報之受人之謁必當復之居官有人役使猶且不覺其在居閑决不能辦故不若彼此相忘不相往来之為省緣也

訓諸生

凡人之性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善處者則能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且如寬而栗至毅而

數儒無以濟其偏則亦為德之棄聖賢教人有方故九德之行雖萬不同而皆歸器使豈特有虞之朝如此洙泗教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人但見夫子之門其徒皆可從政而不知有教無類志歸于陶成古人之才多有成就豈無所自哉

閑居事業

閑居事業與遊宦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與其業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爲智不肖而爲賢昏而爲明賤而爲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寬與仁不同書曰克寬克仁則寬與仁爲二矣寬者寬大之謂君子於己則儉於人則寬謂如賑濟合用十萬斛則寬與十五萬斛謂如放糴稅差放千萬則寬與放廿兩萬此之謂寬以愛民常於不匱用則寬於與人則儉至于性[illegible]儉諸在己固儉在人亦儉亦

非也且物理不兩全雖已之儉是以能有餘而寬於與人若已奢侈用物無餘雖欲寬以與人何可得哉

賢者之出全非為已

賢者於聲色貨利未嘗動心其出而負荷重任反有莫大之責其所以任責者為欲致君澤民故耳可則進不可則退其進退自係時之利害在其一身則初無利害

自十歲至七十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雖十歲

以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
惟智者能權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
斯餓莩也

省力

謂如栽花在家貧宜取省力者如牡丹瑞香葷皆要
人培溉無園丁培溉不時終不能榮茂徒費力耳此
類甚多可以推之

事同而氣象異

均之禽養鶴及鸂鶒氣象與養鵝鴨及黃頭異矣均

之作樂彈琴及筑氣象與彈二絃雙聲異矣均之射弓與穿弩射弓氣象異矣

讀書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唯讀書不折本

好人非一身獨能

要做好人非唯藉師友之助在家須有賢母賢妻賢子乃能成劉器之初除臺諫告母曰某若爲臺諫必擊巨姦如此必要謫及今辭之可以免禍母曰不然

我見汝父欲為去官不得謂可以行志如有意外我能隨汝器之遂不[illegible]果以論事與母隨以往絶無憂色此賢母之助也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王霸隱子伯為楚相令其子奉書訪之容服甚光擧措有適而霸子自田所歸蓬髮歷齒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其妻解之曰子伯者達孰與君之高此賢妻之助也陳了翁欲擊蔡京是歳郊當奏薦了翁命其子正彙書彈京章語之曰若不上此章今郊汝可得官若上此章汝必不得其子正彙欣

然後得罪而澤不及子此則賢子之助也今人爲不善未必其心敢决爲之往往妻子維挽於其後又母子之間尤更難處故曰好人非一人能爲必其家有上下之助可也

泣涕

孔子高曰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吾鄉有小姦每以泣自信嘗怪其安得一副急淚讀孔叢子於是知賢者之言不誣

富貴壽

貴而諂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福智力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者身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覺財既盡無能免饑寒者皆然矣

父兄

子弟倣法必視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也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脩飭

子弟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闤闠

日為飢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吾家子弟初無侈麗宴游之溺衣食不至窘匱耳濡目染又日親賢父兄師友而反怠惰自棄是可罪也

又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為有餘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為之營生不為子孫積善而為子孫積財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以長為害也敗尤宜

架不可也。

妻兒

妻兒不論賢不肖。此當作寃家想。使其不肖耶。其為吾害甚於寃矣。何者。寃可避。而此不可避也。使其賢耶。或遇逆境。見其淪亡。何痛如之。是豈非寃乎。凡人為一身計。亦有限量。唯其為妻兒計。則無窮已。或因之而造業。則又不論賢愚生死。以彼之故。造業不已。彼享其利。我受其報。亦謂之寃可也。

子孫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以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吏子

敍劉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又何慊焉

伶官

司馬遷傳滑稽歐陽公傳伶官皆有深意政以直言諫救未必能行而滑稽伶官巧發中機或能廻人此滑稽伶官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宣政間用當十大錢人皆患苦一伶官粧賣涼水擔有牌當廿錢買之者涼水一錢一盃賣者既得當十錢一連飲買者至三四盃買者曰吾不能飲矣賣者曰汝以當十錢來吾

當飲汝十盃必强之而後已。語聞當十錢遂減爲當三乾道間有獻倂酒庫之說者人不以爲便伶官粧三人獻利便於政路三人共謀曰方今欲千堂須獻利便若其說可行即得好差遣矣既而曰各言所獻如何一人曰人裹頭巾足矣頭鬢似無用可省也一人省一頭鬢積而計之所省不可勝數也又一人曰汝所省猶少頭巾只一隻帶長用一短帶亦可裹也若人省一隻帶積而計之又不可勝數勝於省頭鬢也後一人曰汝二人所省殊未多如何得好差遣若

吾所省百倍汝矣問曰何也對曰人之衣袴止欲遮股却寒若兩股併一緼袴豈不大省乎對曰所省信多其如兩股共一緼袴行不得何聞者莫不啓齒近有移用官錢大為姦盜庫藏皆空令官有取以為諷者粧盜賊欲收火下問火下來技者曰凡入吾火須計術高妙哉乃容之汝之技如何其人曰吾無所不能也盜賊曰私藏易竊官藏難入汝必入官藏乃可期以十日越十日再見賊魁賊魁問汝做得著否所得幾何對曰吾羞見翁問其何也曰吾太軍資庫庫

無一物吾入諸庫亦了無一物入公使庫止有二千八百盖先為大盗所竊故吾無所得也又一伶官粧押到公事府尹坐廳欲收禁押下直司直司云見囚已滿無所容也尹云押往右院右院曰繫囚亦滿押往左院左院對亦然尹無計問胥魁若之何胥魁云只有押往公使庫軍資庫乃可問曰公使庫軍資庫豈禁人所耶對曰向者藏錢多固不可禁今空無一有諸獄既滿非此兩處不可也可謂意深矣

兒戲優人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觀
兒戲坐客之觀優人況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
乎

鄙夫大丈夫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均是人也或謂鄙夫或謂

大丈夫在人而已

君子贏得做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寛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何者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赤族小者殺身而勇於為義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閑廢不用耳而猶自有本身料錢然則何憚而不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既脩其身將爲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爲求利祿而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巳之利祿有損而於濟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汩於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茍合於以厲天下廉恥之風是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濟時不必自巳

君子與君子爲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

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蜀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故可以不出也

君子長樂小人長憂

君子以道義存心待外物以天命雖在窮困患難未嘗不泰然小人以名利存心患得患失貪欲無厭雖日處富貴未嘗自安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莫不欲趨利而避害君子者智識固

小人若使君子不知利害是不智也又非病風喪心行苦捨利趨害哉小人者亦非不知趨利而避害君子所謂利小人以為害君子所謂害小人以為利背馳如此何哉君子計遠不計近計大不計小小人計近小忘遠大自謂得而反失自謂巧而反愚嗚呼此其所以為君子小人歟試條言之

其一曰君子以正而得小人以邪亦得是賢否混淆之時得一也邪不如正君子固勝矣

其二曰君子以正而失小人以邪而得中人之計

日正固難行不如隨時鄙縮嘗云笑任人笑我好官須還我做君子之言曰吾所見如此利害聽之當得而失過不在我雖失之以為獲遂素志也

其三曰得失雖係乎時而又有命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

其四曰君子遭時而失固其所也小人患失無所不至而秉權之人喜怒難測縱委曲苟合終不能無纖芥之嫌怨生意外其禍必重

其五曰君子自有瀕時之才傳世行後之學雖不得志於今安知不得志於後雖不見知於一時安知不垂名於千載小人曰吾捨斯時無奮身階矣非不明知胷脒可羞汗屈可恥柰目前何是以君子隱之於心未嘗不自得雖是小人良心未泯靜而思之亦必知愧

其六曰君子恐累其親曰與其無道而得縱封及庭闈澤及泉壤識者嗤點未足為榮小人只知朱紫可貴不知汙門玷戶親若有識必有所不

樂又何榮哉

其七曰君子豈無愛念子孫之心欲傳及於無窮甚於小人也其訓敎子孫曰賞延不足道金不可恃必使後世謂汝爲賢者子孫可也小人只計奏得恩澤幾人田宅何及幾世殊不知貪冒得罪後世見其子孫目之曰是姦邪裔嗣雖其子孫亦不敢自認其先世者有矣

其八曰枉道干進若執權者止是欲其屈意相下在寒士猶可勉强若乃非賄不行徒手無益寒

士方且仰祿代耕寶玉何所從得故當官不兢移易簿書以竊官錢賣舉鬻獄以取私賂萬一敗露身生重累而受吾苞苴者未必援救當是之時悔嗟何及

其九曰或者曰吾非竊官錢非受贓賄幸自有家貲以此而進未為甚害小錢不往大錢不來不思既自有家貲儘可足用何苦先輸見有以覬未來不可必之利乎人情不遂今雖出私財後必責償於官矣或有已輸貲於前久而未效欲

不獲輸則前功俱費勉强又輸則無顏難塞命或不偶終然失望陰自悔恨難與人言其不怏怏為病者幾希

其十曰佛氏因果之說理不可移君子直道而行死必無累小人生前縱得利既是枉道利多罪亦多果有陰府吁可懼哉

其十一曰爵祿得失之榮辱未及清議是非之榮辱君子雖失榮名歸之小人雖得惡名歸之君子愈失愈榮小人愈得愈辱

其十二曰物理循環否泰不常今日之得安知不旋踵而失小人一跌不振何可勝數君子譬之良農力耕而遇水旱信不幸矣明年有年不終窮也小人譬之博徒但計其勝不計其敗又譬之盜賊如不敗露利莫厚焉如敗獲何如憲網何

或曰君子為善豈計利害今子專以利害言何其小哉應之曰君子固不計利害今余以利害言為欲警小人故借君子以立論耳柳子厚吏商之說是也覽

者奚詧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更相是非考其行實然後可知信君子兮循矩蹈規譬諸良玉豈無小疵瑕不掩瑜為璋為珪彼小人者言蠟貌梔不唯欺世又以自欺作偽心勞終必敗隳二者之辨較然不疑自古皆然可以類推

小人殊未易做

觀許敬宗等傳皆是才能智數過人者又有大福皆未高官長年君子所不及可惜者不為君子耳彼才

非智數無一有賦分又薄纔作小人亦未必達柱爲小人耳

経鉏堂雜誌卷二終

經鉏堂雜誌卷五

宋 [illegible]川倪思 正

衣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飢餓一年闕衣尚可着舊食在家者也食盡而無人知衣弊着者也衣弊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

又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

吳興張[illegible]刊

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冊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罪乎常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飲食

飲食以滋血氣世之多飲食者惟軍伍為然蓋欲視强蹶動也惟世家子弟為然蓋欲恣意色慾也苟無此二事多飲食何為佛只許人齋粥足支是身足矣又何以多飲食誇人為

寢食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過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戕賊夜坐連旦日申而起宿醒未解又復飲酒其精思無聊不如强飯安眠者多矣況如是之久未有能中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節酒

七日不食令則死矣七日不常酒微食愈進微與酎之酒自當止止未能遽節之可也

節飲

晉元帝中主耳然一節不可及帝初渡江以酒廢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晉人日以飲酒爲事習俗既然矧尊居萬乘而能聽一言之諫抑絕好嗜終身不飲非有絕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之今爲寒士而反不能斷酒纔不能遽斷又不能稍節尚可謂之賢乎

連飲

竊謂富貴之家日事宴飲夜以達旦日高未能起宿

醒未醒又復飲矣以是為樂人皆笑之余嘗建言曰飲膈滿口乾情味殊惡吐酒之後尤難支吾食至不過飲其汁下筯舉一兩臠而已見酒來殊畏之不知富貴人亦如此否當是福有厚薄不同若只如此亦何可樂也

寶勝遊船

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寶開濬水面頗濶其北則思波亭南則寶勝院余繼劉之後為創緐艫為游湖用既成命寶勝掌之自州郡船司左翼軍官欲

用一日與顧船錢兩千其下寄居借用亦然寺須篙人之餘以助常住本利之也余既去官乘舟者不復與錢曰爲寄居佔用先後相攙寺不勝其擾遂拆去既拆州中又監寺再造寺復重困不唯出造船之費而攙借擾寺遂爲無窮之害余亟移書太守令拆之不知果相從否天下事未有不因利而致害者余初設心本爲寺利今反爲寺害況天下事有太於此者乎思之沮人爲善之心亦可爲興利者之戒

長物

有一硯則終身受用矣雖別有硯用所不及藏之篋笥與無硯同凡物皆然何獨硯也

不見不聞

自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

三等

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

之人決不敢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

謙敬

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謙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一旦退閒又移其所謂謙敬者施之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謙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依於我是墮謙敬術中而不悟者也

好事

好事難做為每事有利害存焉受利者未必言小受害者必形於言又有忌嫉其成功者有疑其營利者有惡其奪已利者又有小害在初而大利在後無識者止見其初又從而交謗之所以好事難做也若欲做好事先須知之不卹謗議然後可為若畏首畏尾必欲無纖毫議無一事可為矣

富貴至緊要處亦與貧賤者一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於利害亦與貧

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常作僥倖想

人生天地間衣食豐足已失僥倖更望其餘常作此想又良法也

不婚不宦情欲省半

諺云不婚不宦情欲省半僕三十年前未婚止一身耳今内外近四十口若更數年諸子皆娶累益重矣設若三十年前不娶豈有此哉業緣所招枝老為累所役以是知浮屠氏之法為妙

貸粟

吾鄉有貸粟二家其一以成其一以敗問其成者曰吾豈不知貸粟之有罪第以貧無業姑藉此竊利爾始吾貸粟自誓以三年為斷方其貸也獲利厚矣然

吾儉約如故衣食之外不妄用以其餘納櫝中視之若無然三年之後發櫝而觀已及千緡遂不復貸以此千緡展轉營生是以致富其敗者曰吾既貸券日有厚利吾以為自此可常得日之所入者一千吾費亦一千所入者二千吾費亦二千一日不貸則窘矣終至於捕獲塗地而後止此類於世之知退貪進者故誌之

蛇虺屠儈

物類之惡者莫若蛇虺人類之惡者莫若屠儈蛇虺

之肆毒為人犯之人不犯之未嘗無故齒人屠儈之為惡為謀利故苟不為利必將改業今有人無故而謀陷害人於已又未嘗有利何苦為此是曾鮀屠儈之不若也

不利不為惡

中人以下皆以利害計者也故利他聖人之所取人若為惡儻亦知計利害不利害於已則不為亦寡過之道也蓋世間癡人有初無利害而為惡者甚多既於已無利何苦為惡也

耕而食

耕而食蚕而衣此理之常而世之耕者多不得食而不耕者享其食蚕者不得衣而不蚕者享其衣故辛苦以立家謂之智亦謂之無福

金蚕

金蚕之法聚百毒於一器使更相啖其最後一物曰金蚕蚕責人亦然二十年前同時輩行或死亡或黜斥或外補其留京而為貴今者一二而已

犬固吠非其主

犬見人必吠不問人之賢否彼固不知人亦不責今有小人加無禮於君子彼爲人而不別善惡是犬爾何足深責耶

見小人當起三心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當起得師心习其爲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慣不怒不爲惡境所動也

不出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簡傲

曰深中任彼自誘吾則知而故犯也

登高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纍垤不知其間幾許人我從高望之真可一哄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觀門中出入

於城門旁少坐閲出入者前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袂接皆是爲利畧不言少遲何哉途中之人衆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者

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夢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為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也啓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安知不以得免為幸歟

記夢

庚申十一月初四夜夢入朝造班而抱笏者忽不見倉卒就引班者借笏乃是木笏意殊恐須臾傳閤宮

門若有大處分者尤更驚懼已而夢入深宮中有三層高樓其樓榜用木匣蔽護不見其題中三間垂錦斑緣簾入而視之並無一人行到西廊則有些佛像若寺中水陸堂者夢中曰此必是寺也已而由西廊出登大殿則見五佛像像粧餙亦非精遂設拜拜起見佛像中間有一大珠若大圓琉璃毬光彩高數尺余遂生信心再拜起則有五毬珠其光相射奪目須臾滿殿神光紅黃煒煜不可名狀余遂連拜連聲念阿彌陀佛拈香則香是印香余又悔不帶綟深来上

先東後西香爐是尼土又見有一行脚亦来燒香旁一小兒年可八九歲着黑緑道服額有八十字人指曰是宅中小官人余益念彌陀至覺念聲猶未絶心地清涼開豁頓解纏縛余方於池上築小居意欲名以蓮社比其感應歟或者宿有善根故為諸佛所接引也前之恐懼是欲余厭薄榮利所謂小兒者余既絶欲無復有子當是得孫之兆額書八十者豈余壽考之祥耶聊書記之

雲川

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絶無山水晴則塵漲空雨則濘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為絶境而雲川者尤為清勝盖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群山環列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為湖之百姓猶為至幸況為士大夫乎

法華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則趙氏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蘸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啓行空坐石上片時真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獨恨城闕之阻亟反歸棹不得終日耳

東林山水

東林祖居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七十年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居城中之故然沈甥家貲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在僕亦合知足

地獄天堂

地獄天堂不必遠求只一家便有一身便有在察之耳

天堂地獄

釋氏說天堂地獄吾始疑其特以是設教以天堂誘為善以地獄怖為惡耳非真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近覩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慮誣陷君子位至宰相壽八十餘若是人者苟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計也故凡陽為惡而不受報其報必於地獄必矣釋氏一

諒乃真實事非爲設教言也

養花

養花於瓶比在樹者開落遲數日蓋在樹爲日色所催風雨摧折而在瓶者無此患也以是推之倘養之人苟能灑生有可延年之道不爲妄也

又

瓶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宿如新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則不知況其大者乎

鷄竿

頃見建赦相雞竿置盤竿者旁垂四繂四人爭上其兩人至半而止自知其決不得也其一人先登一人與爭者不逮餘丈亦止蓋亦自知其不得也譬之競進於朝其相競自以其地步相近者至稍懸絕則不復起競心矣

魚餌

江湖浩渺魚樂無涯一貪香餌遂墮鈎綱回視江湖欲反不可悔何及耶

仁恕

推己以及人之謂仁體己以及人之謂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己以及人也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記曰施諸己而弗願亦勿施於人此體己以及人也

恕

早違如意者責人必不恕齟齬多者必恕蓋早違如意者但見毎事可以力取其責人曰我如是而成汝如是而敗者必有不至也殊不知其成者偶然耳

非其果能也至夫齟齬多奇之人信天命之不可以人事奪故其見人之有遭非意者必能以己體之曰彼之不偶命也非其力之不能也

儉

君子所以貴乎儉者為其寡求耳諺曰省使勝求人蓋不儉者必至貪求是以貴乎儉若乃身自苦嗇又不免於妄求曰吾以為子孫計已不自享而使他人享此則愚夫貪吝之心鄙淺之見耳非儉德也

儉有三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畜己施人又惟儉者剩有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廉恥是謂善人若乃儉畜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於己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心

成實論諸畜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心口

或曰人之善惡萌於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為重是固然矣然善萌於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之不彰未害也萌不善於心口未有言猶可以改萌不善於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於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眼口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夫人目不瞬而至入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雖動尤貴於無動善脩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看經

余居閑日看經課自到建安日理民事無暇看經或問何不持課對曰吾理民訟有看經耳奚必翻閱梵筴然後謂之看經耶

可貴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欲未足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謬用其心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齋設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欲益反損

若聲妓以自娛愈多而愈以伐身服金石以延壽久服而反以喪生作謔豔之曲歌淫褻曲子而號為樂薄此欲益而反損也

文人才子

文人才子頗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頗多漂薄豈與角去齒物不兩大故邪非雖天理如斯而其人例不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失之怨憾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為勸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憾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是故女有美色必持之以德士有文才亦必持之以德彼無其德而徒有文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

乎

樂天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夫以大而反事小與夫賢而反事不肖能而反事不能而不以動吾心是之謂樂天也

仙境

嘗謂萬元亨公家便是仙境渠愕然余與令試呼名遍畫仙境不過畫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家具有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或有不知之猶

有他羨耳萬大為然然歸以語其家人無不為然者豈獨萬氏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為仙境也

士大夫有不如小人者

小人衣食不給至於朝不謀夕然而猶自笑歌不輟士大夫小有不如意便至於憂愁無聊若不了話如使處小人衣食不足境界又當如何也故曰不如小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

食足而知榮辱以吾所見觀之貧賤而爲惡者反少富足而爲惡者不可勝數也此又孟子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者耶要當參觀之

一切唯心造

佛謂一切唯心造試以夢中觀之凡世間之物無一不具可以驗世間境界無非心造也

誌卷五終